

中国故事

巴山剪影 (长诗)

徐 刚

柠檬叶子和李商隐

我曾在缙云山上
听巴山夜雨飘落山林间的
声音,以及涌进溪流时的欢乐,
还有果园诗人傅天琳
抚摸柠檬叶子时留下的目光,
她像抚摸一个婴儿的脸庞
抚摸充满了母性、高贵与神圣
她首先是母亲又是种柠檬的人,
她俯身于叶子旁叮咛:
你们是重庆的柠檬,如同
芳香浓郁精气神饱满,外表粗犷
而内里汁多多重情义的重庆人……
在秋风秋雨如期而至的一个清晨,
曙色与晨雾在缙云山缠绵
交织成一个果园的梦
在果园里飘忽行走的诗人之魂
如梦如幻地听见,天上有声音追问:
假如柠檬叶子可以飞舞喜悦,
假如秋风秋雨可以点滴成诗,
重庆儿女,我的中国同胞
还记得“巴山夜雨涨秋池”吗?
傅天琳:诗人是时代的歌手和弄潮儿,
有苦吟者,佳构传世成为历史的存在,
诗歌是存在的家,曾经在这里经过
你携走了夜雨,我栽种着叶子
现在让我和你一起
“沿着叶脉走一条浅显的路
反复咏叹,反复咀嚼月光和忧伤;”
“果园,请为我打开芬芳的城
为我胸前佩戴崭新的风景,
我要继续蘸着露水为你写诗
让花朵们因为我的诗加紧恋爱
让落叶因我的诗得到安慰。”
多么好啊!抓紧恋爱!
一条浅显的路,通向岁月的幽深:
“巴山,请你为我打开山门
或者一扇窗户,
我是果园诗人的云中朋友,天地旅人
我来自唐朝,性好漂泊,喜爱风景
我要重访巴山,看望沧桑
还有为我煮茶,至今口颊留香的重庆人”
遂即飘然,诗与梦魂。

大火与背篓

八月,重庆连续高温,夜晚
巴山传来了森林大火的警讯
山火群发,点多面广,从8月17日起
一周内十余起大火发飙:
长江漂来了重庆,漂来了山脉丘陵
城在山间山在城中道路曲折高低不平,
我曾被挤在马路中间,跌宕着想象:
重庆怎么变成一座城?
城里住着一群什么样的人?
我亲眼,巴山夜雨能落到市井深处
再流进朝天门,嘉陵江孕育着一
座山城,一片峰峦,一群乐天的人
孕育着它们的性格和命运:
前行时只能向前,说话要大声
有啥说啥,不要拐弯,不要假斯文。
不吃麻辣烫?你干吗来重庆?
不喝小烧酒?你咋个做男人?
重庆的人举重若轻
重庆小面筋道耐品
重庆的路高低曲折
重庆的摩托穿梭横行
重庆的柠檬酸甜鲜嫩
重庆的妹子漂亮超群……
一切都是天生
一切都是重庆人的命运:
背篓摩托还有棒棒妹子只能砥砺前行。

缙云山一山都是火啊!
火舌兴奋地颤动着,逼近山城
在号令之后,或者还没有听到号令
人们赶往缙云山:我能做些什么?
消防队员大声喝令:后退!后退!
那你们呢?你们为什么偏向火山行?
于是,就有了不需要动员的重庆人
还有背篓里的矿泉水、豆干、面包……
那背篓上有外婆的汗迹和温馨
它被静静地安置在阳台一角
曾经的风霜雨雪也在背篓里存放
还有一年四季,花开花落,闪电雷鸣,
现在,是外婆最高兴的时刻
她的背篓,她们的背篓,重庆的背篓
正成为重庆男人和女人的盛装
正成为志愿者,向着缙云山集结
背篓里的那份心忧,如火如荼
背篓们联结的队伍,负重前行
此刻,永不退却的是灭火人和背篓群……
入夜,天上的星星依旧静静地闪烁
月亮挂在火光吞没中的山林
对于人间的灾难
夜空看似冷眼相向,其实忧心万分:
白云和乌云不甘地来回穿越

星月高悬,不肯离去,它们要为
那一条崎岖的背篓之路
多送去一点光明,多送去一片
星光月色洒落时的温情。
火焰中的消防队员需要水,
火灼烤他们的皮肉,皮肉中的水分
他们渴,他们扑火挖沟,筋疲力尽,
背篓里有水,背篓在艰难行进
通往山顶火场的路崎岖、陡峭
他们手脚并用爬过七十度高坡的山顶
他们甚至只见火光看不清灭火人
顺风卷来的火焰把山烧成熔炉
人渴、消防服渴、灭火器也渴
志愿者送上来,救命的水
大口喝水,血管里重新浪涛滚滚,
泼到身上,一瞬间成了水气烟云……
为人与山降温,需要更多的水
只有越野摩托车才能更快冲到山顶:
火情就是命令,刹那间
重庆车灯闪烁,重庆马达轰鸣。

骑士之歌

来了!来了!重庆的骑士
从大街小巷里飞驰而出的爱车
满载着飞驰的爱心
不要问我冲向火场昼夜无眠的理由
那是我的家乡,我心中永远的风光
不到第一线,不向火山行,
我们就是不肖子孙!
谁也不认识谁,谁都争抢着风险
谁都叮嘱旁人:山路弯折,小心!
当西方的骑士和长矛早已成为历史
21世纪的骑士,今在何处?
答曰:在世界东方,在日出之地
一个文明古国的大江之滨
他们的名字叫:中国重庆人。

他叫龙麻子?还是龙骑士?
他是个外卖员,自称是跑腿的
他二十出头,有青春年华的梦想
攒了三个月的跑腿钱
买得一辆心爱的二手越野摩托,
山上一着火,龙麻子便越野而至:
“我能做什么?我有摩托。”
龙麻子背起装满水和食品的大背篓,
冲向山顶,摩托车颠抖着轰隆隆
冲向山顶,残留着颤颤巍巍土坑
龙麻子摔倒了,眼冒金星,爬起
他和他的车嘶叫着继续向上,向着
热焰腾腾处,火势顺风扑向外面
向着消防战士们风风烈烈处;
那里没有胆怯,只有豪情
那里没有利益,只有使命
那里没有自己,只有他人,
那是灾难之地,甚或是牺牲之地
那里又是美好之地,圣洁之地
那里充满着友爱,互助
那里找不见半点私心
现在他们是重庆人
我锯不了树便用尽剩的力气干杂活,
还拍下了火与灭火者的身影——
那些解放军那些油锯手那些陌生人,
那感动分明:灼痛,钻心的灼痛
走近从火场扑出来的勇士身边
递过矿泉水,一瓶又一瓶的矿泉水
“兄弟,你是从云南过来的吗?你叫啥?”
“谢谢你,谢谢重庆人,我叫中国武警!”

龙麻子们把山上的火光,灭火者的神勇
连同缙云山岩石的呻吟,在刹那间
传送到山城摩托越野群
顿时,更多的摩托车队,风驰电掣
从重庆的四面八方冲到山下集结点:
“装起!再加!”他们的背篓满满当当
他们背着油锯、灭火器和生活用品
上山下山,摔倒了爬起,爬起来再前行,
因为责任的担当,也仿佛是林火的诱惑
诱惑你和它“掰手腕”
诱惑你发动从未有过的速度与激情
诱惑你践行踔厉奋发的大无畏精神
诱惑你用血肉之躯与火山火对话:
不是我退你进,就是你退我进
你必须退我必须进!
把一分一秒都用双手攥紧,在骑士眼里
时间不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
山的生命城的生命父母和娃娃的生命!
雄起!雄起!他们如英雄一般
在火的边缘,在悬崖边缘,在生死边缘
来回驰骋,势不可挡,威风凛凛。
魏松涛是汽修店主,“还修什么车?”
关门!四天往返火场,妻子一路陪伴
陪他说话,陪他提神,陪他摔倒;
四十度高温,车乏人困
龙麻子想打个盹,“不行!”
他自己命令自己。喝半瓶水
再用半瓶水洗在头顶,
挖掘机正等着他们车上的钢筋

他们把自己也熬成了“钢筋”
这些“爆参子”——重庆百姓眼中
闯劲满满却莽撞的年轻人
在没有路的路上,一点一点爬升
它们的攀登是别一种攀登
是轰轰烈烈,也是清静宁静;
他们和灭火战士一起
筑起了我们新的长城。
当山顶火光熄灭残烟四散
如凤凰涅槃,它是重庆的光明顶。
摩托车破烂了,摩托车手回家了
明天去修车,该干啥干啥
让背篓也稍事消停,它们不是物品
它们是活着的生命,
龙麻子大吼一声,震惊山城
“重庆赢了!回家睡觉!”

油锯手说

我1989年出生于安徽,叫黄佳琦,
我不是重庆人,连重庆话也不利索
我在缙云山下生活了十二年
十二年花开花落,十二年巴山夜雨
缙云山已经是我的山
重庆已经是我的重庆。
我开车疾驰一路狂奔到山下
第一回做志愿者
不要问我冲向火场昼夜无眠的理由
那是我的家乡,我心中永远的风光
不到第一线,不向火山行,
我们就是不肖子孙!
谁也不认识谁,谁都争抢着风险
谁都叮嘱旁人:山路弯折,小心!
当西方的骑士和长矛早已成为历史
21世纪的骑士,今在何处?
答曰:在世界东方,在日出之地
一个文明古国的大江之滨
他们的名字叫:中国重庆人。

都是灰头土脸的云南甘肃重庆人
还有拍马而来的一个陕西娃
现在他们都是重庆人
我锯不了树便用尽剩的力气干杂活,
还拍下了火与灭火者的身影——
那些解放军那些油锯手那些陌生人,
那感动分明:灼痛,钻心的灼痛
走近从火场扑出来的勇士身边
递过矿泉水,一瓶又一瓶的矿泉水
“兄弟,你是从云南过来的吗?你叫啥?”
“谢谢你,谢谢重庆人,我叫中国武警!”
龙麻子们把山上的火光,灭火者的神勇
连同缙云山岩石的呻吟,在刹那间
传送到山城摩托越野群
顿时,更多的摩托车队,风驰电掣
从重庆的四面八方冲到山下集结点:
“装起!再加!”他们的背篓满满当当
他们背着油锯、灭火器和生活用品
上山下山,摔倒了爬起,爬起来再前行,
因为责任的担当,也仿佛是林火的诱惑
诱惑你和它“掰手腕”
诱惑你发动从未有过的速度与激情
诱惑你践行踔厉奋发的大无畏精神
诱惑你用血肉之躯与火山火对话:
不是我退你进,就是你退我进
你必须退我必须进!
把一分一秒都用双手攥紧,在骑士眼里
时间不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
山的生命城的生命父母和娃娃的生命!
雄起!雄起!他们如英雄一般
在火的边缘,在悬崖边缘,在生死边缘
来回驰骋,势不可挡,威风凛凛。
魏松涛是汽修店主,“还修什么车?”
关门!四天往返火场,妻子一路陪伴
陪他说话,陪他提神,陪他摔倒;
四十度高温,车乏人困
龙麻子想打个盹,“不行!”
他自己命令自己。喝半瓶水
再用半瓶水洗在头顶,
挖掘机正等着他们车上的钢筋



插图:郭红松

“我也是油锯手”
“我是你们七组多出来到八组的”
“油锯七队小组长是我先生”
“我是摩托车队的一员”
“我是医疗点的那个医生”
“我是不收钱的出租车司机”
“我是女生,不许上山非典型搬运人员”
“我是专门送水的”
“我送去了重庆妈妈做的冰糖冷饮”
“我是做盒饭回锅肉的厨子”
“我是在山下帮忙的小姑娘”
“我是农民工”
“我是刚考上大学的学生”……
我还期待着一个威猛的大叔
爬大树用双手扑灭树梢火势的军人
希望得到他一个最简短的回应,
爬大树大叔说:“一朝从军,终身为兵
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我是”
“我是”
“我是”……
环境使语言改变了执拗的特征
接踵而来的“我是”成为诗行
成为直击污浊与虚无的强音
他直白而诗意地告诉人们:
哪里有危险,那里便有拯救
便有自助自救的重庆人
便有无需相识的陌生人
便有八方来援的中国人!

我要把大火与油锯手的信息
“提供一份存在过的佐证”
把相关消息检索一尽,打印裁剪,
把所有回复的纸条装裱成一幅画
“语言是存在的家”,我陶醉于
每一张纸条的言说,和它们的主人
我会想象关于他们的一切
工作爱情与家庭……
你的摩托修好了吗?
你的骨折接上了吗?
你的太太临盆了吗?
你的老妈出院了吗?
你用尽全力,仍然羞愤难当
周围的油锯手们都在锯树都在拼命
“根本没有人在管我在干什么”。
但,“生平第一次我真正感受到了
身在集体中的快乐!”

送别

一段航拍的重庆山火与灭火人群
在中国、在世界传布
上千名志愿者的头灯
连成一条蓝色的光带
与火海坦然相对。
山上是森林,没有灯光
战士们用铁锹、斧头,在志愿者
头灯的照耀下,挖出一条隔离带
挡住了火势;
无人机拍下了黑的夜空,红的火焰
奋斗在一线一线的扑火人,以及
闪烁光明无所畏惧的头灯,
两次转发这些图片的华春莹
让世界为之惊叹:
这就是中国!这就是重庆!
山火熄灭了,山城安全了
飞车1500公里的救援者们
要回家了
战士们说:“这是一次最艰难的撤离”。
重庆不舍我们,我们不舍重庆
想多看一眼和我们并肩的志愿者
摩托车手油锯手背篓客
他们的可爱使人吃惊:
从来都是看见大火往身后跑
生生往火里冲,拉也拉不住的
是重庆人,重庆崽,重庆的年轻人;
给山顶送水,送冰水的背篓和摩托
他们肩负着一个城的使命
当大火要烤干灭火者最后一滴水分时
背篓来了,摩托车来了,冰水来了,
“我们和重庆人一起救火”
重庆人送的水延续了我们的生命……
“啥子话?没得你们救火

连重庆都没有命”!
万人空巷,扶老携幼,涌到马路上,
提着鸡蛋水果食品各种小吃
所有重庆好吃的
除了火锅都搬到了大街上
围住了撤离的车队:
重庆人说:要不收下,收下重庆的心;
要不留下,做重庆金龟婿……
汽车被困在别样热潮中,寸步难行
本想悄悄离开的车队停下了
握手,话别,再摆下“龙门阵”
此情此景,倾国倾城。
泪水涌出来了,泪水发出了声了
眼泪洒落满山城路
一滴一片云,一滴一阵雨
一滴一声雷,一滴一个坑。
世界说:“这是中国独有的场景”,
重庆人说:“浪个办嘛!焦人啊!
他们要走了”。
山城街道上铺陈着十指连心
铺陈着骨肉情深。
是夜江流,秋风明月,月下有歌吟:
短长亭,古今情,
楼外凉蟾一晕生,
雨余秋更清。
暮云平,暮山横,
几叶秋声和雁声,
行人不要听。

重庆人

重庆人是吃麻辣长大的人
重庆人是火暴脾气的人
重庆人不会转弯抹角
重庆人喝嘉陵江水长大
重庆人有点儿自由散漫
重庆人不好说空话
重庆人爱耍,好打麻将
重庆人习惯自称“老子”
却从不认为老子天下第一
重庆人不缺理性,又多了点野性
重庆像巴山、嘉陵江一样
友爱亲善,接纳着远方游子;
重庆人从不自卑,也从不自大
重庆人只是格外自信
重庆人知足常乐
重庆的娃儿能开摩托能做“棒棒”
重庆的妹子用不着浓妆艳抹
重庆人能把焦虑变成幽默——
幽幽地说,默默地笑
重庆人在自嘲与自豪之间
游刃有余地漫步
重庆人不会抑郁
他们瞧不起羡慕嫉妒恨
善于在自己的方言中溯源寻根
在有声调的、乐曲般的旋律中言说
古典与现代并存
他们的语言是从地里冒出来的
鲜活的生命,
是“对着天空开放的花朵”
重庆是人间烟火气格外浓重的城
重庆人是富有情趣的人。

只是在这一场森林大火中
中国和世界看见了不一样的重庆城
不一样的重庆人,
他们使哲学家和思想家们
感到困惑:改变一座城和一群人
需要读多少书?用多少时间
修身养性?需要多高的学历?
需要多少回“拓展”和理论培训?
怎样做才会让人们为了栖居的城
为了素不相识的人
为了一座山的风景
奋不顾身,自我牺牲?重庆的勇士们
大多没有高学历,也来不及培训
当灾难不预告,在突然之间发生
它也是一种检验:这座城,城里的人,
怎样面对他人?怎样面对奉献?
怎样面对生死?
怎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重庆人不需要说教
重庆人有一种热血天性
重庆人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
行动上有家国卫国的精神,
大江东去,浪淘尽,多少风流人物,
也有浪花撞击礁石粉碎自己的豪情
是长江前仆后继、劈山裂石的无畏无惧,

还有江姐红梅的红色基因!
重庆人有共度时艰的传统,
重庆人为家国所付出的热血
成为长江的别样支流,
红色水分子源源不断地
流淌在重庆人的血脉中:
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至高无上!
重庆人是平常人,重庆人同样有烦恼
重庆的平民百姓,平民百姓中的穷人
谁不在挣钱养家、油盐酱醋中操心?
谁不会在烦恼中沉沦
一壶茶,一桌麻将,嗒嗒嗒
谈笑间,顷刻云淡风轻
日子就这样过去了,
日子不都是这样过去的吗?
重庆人珍惜太平日子
把平常日子过得有麻辣的滋味
重庆人总觉得自己普通而平凡
殊不知,这个年代的平凡就是楷模
这个年代的普通就是高贵;
然后,以火焰作背景,用背篓摩托
和入墙,砌筑出一行大字——
重庆精神!

诗明年秋风起

今年,秋天的时光已迈过半
白露之后是中秋
月亮像轻轮,洒下清凉的月色
抚摩着受伤的巴山和崎岖小道
以及骑着摩托,赏月的“爆参子”们,
缙云山上,重庆人正在拾荒捡枯
清理战场,有时候却不得不停下,
面对着那些陌生而又亲切的脚印……
用不着说重庆变得伟大
重庆人过着和以往一样的日子
买点小菜,喝点小酒,泡一壶茶,
泡出一大堆“龙门阵”;
他们心里总是牵挂着一座山
被大火焚烧,就连岩石也呻吟的山
重庆人要为它重载满山绿荫
重庆人要为它呼唤荒野生灵。

我在今年中秋的明月下
遥想明年秋天的重庆
月亮不会变成新的月亮
朝天门拍击着相类的浪花与涛声
只是在云端之上
声音和场景会重新集结,仿佛重现
牺牲的战士万惠文,一个不朽的灵魂
因为清纯的爱冲进烈焰时分……
然后是我宁静,宁静就是涅槃
是一个生命离去时
天和地的默许,成为巴山的一部分
我在望月,重庆人也在望月
我们的目光会在月亮上邂逅
目光的叠加,使月亮变得更圆?
目光的偶遇,会不会碰撞出火花?
目光与目光不会客套和寒暄
只有清澈和晶莹的爱
我的目光告诉重庆:
徐刚老矣,已经步履蹒跚
但,待明年秋风起,我会重上巴山
为新绿祈祷,为重庆献上赞美诗
挽巴山夜雨,拾柠檬叶子
滋润我枯瘦的心情;
我还会在云里雾里寻觅
骑驴的李商隐,种花的傅天琳
我们讨论着一个凡是永恒的话题:
任一时代,诗人何为?
古往今来,诗性的流传随同汉字
生死与共,表里相亲,从未间断
如同大江东去,淘去了千古风流人物
却淘不尽,人间天籁,风雅音韵……
诗人啊——假如你是真的诗人
你的命运只有一种可能:
关心山上的树有没有自己的天空
关心地上的江河能不能自由流动
关心小草野心和普通人的命运
关心大地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于是我听见天上和地上
古今诗人的聚集与吟诵
成为一种悠长绵延的和声:
我们在巴山之顶
我们在英雄之巅
我们在秋风雨中出发
举起柠檬叶子
走遍大森林。
王遍中秋于北京
(作者系作家、诗人,曾获鲁迅文学奖等)